

老街上的新生活

一杯咖啡香，两家生意旺

■ 林欢 黑龙江哈尔滨 咖啡店店主



▲ 林欢

我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姑娘，从小跟着姥姥在中华巴洛克街区周边逛早市、买格瓦斯。青石板路、雕花门楼早已刻进童年记忆，没想到后来我会在这条老街开一家自己的小店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在北京做了五年咖啡师，不仅练熟了手冲技法，还摸清了门店经营的门道。前几年听说中华巴洛克街区启动更新改造，要保留百年建筑的风貌，同时引入文创、轻食等新业态，我当下就动了心。在外漂了几年，最念的还是家乡的烟火气。回来开店，既是圆创业梦，也是回到熟悉的根。

刚开业时，我一门心思扑在经营上，没想到跟老街坊闹了摩擦。我照着一线城市咖啡店的样式，在门口摆了露营桌椅，没承想，影响到隔壁卖本地特产的张姨。有一回两人拌了几句嘴，之后好几天抬头不见低头见，都觉得别扭。我心想给老街添点新东西，怎么反倒和老邻居处僵了？

街区网格员小周了解情况后，找了个客流量少的下午，拉着我和张姨坐进店里聊。张姨说，一开始觉得年轻人开的“洋店”和老街气质不搭，还怕新业态抢了老商户的生意；我也说，回老街创业是想丰富街区业态，吸引更多游客，大家的生意都能跟着好。话说开了，两人心里的疙瘩一下就解开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主动在店里帮张姨代卖红肠、列巴和格瓦斯，客人喝着咖啡顺手就能带份伴手礼；张姨也总跟来逛老街的游客念叨，累了就去隔壁咖啡店坐会儿，那姑娘做的咖啡地道。一来二去，我们也成了忘年交，两家的生意都比以前红火了不少。

如今站在店门口望去，一边是挂着老幌子的老字号、青砖灰瓦的建筑，一边是飘着咖啡香的小店、摆着手作的摊位。老街不是凝固的历史，而是充满烟火气的活态空间。我回来开店，不是要改变老街的模样，而是陪着这条熟悉的老街，一起过出新生活。

(本报记者 郭晓龙采访整理)

巷子好走了，日子更舒心

■ 张鹄年 甘肃定西 居民



▲ 张鹄年在锻炼身体。陈雷摄

早晨九点，我从家里出来，走进榆林巷。半道遇见要去玉湖公园晨练的邻居老赵，他冲我招手：“张哥，这路以前坑洼不平，真难走。现在巷子硬化了，出行方便了。”我笑着应和他，穿过巷子，往南山综合超市采购蔬菜。

我今年75岁，是定西市安定区永定路街道榆林巷的老住户。榆林巷因老榆树而得名，我家里六口人，年轻时在本地工作，一直没有离开。近些年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腿脚不灵便了，眼神也不好，在巷子里步行，总担心跌倒摔跤。这次无障碍设施改造，真是想到了我们老年人的难处。

如今，巷内坑洼路面全部硬化翻新，街上配齐明亮路灯，还铺设了盲道等无障碍设施。银行、酒店、政务服务大厅等场所一应俱全，也修了便利通道和残疾人进出设施。出了巷子就是商业街，正龙路两旁有不少饭馆，附近还有南山综合超市。离家不远的许铁堂广场时常有秦腔惠民演出，日常吃饭、购物、办事、休闲都方便多了。

这些变化，离不开社区网格员。改造前，网格员小张拿着图纸，蹲在巷口听我们提意见，说要保留老风貌，重点做无障碍改造、提升基础设施。我说路不平，晴天一身土、雨天满脚泥；老赵说周边健身器材少；老刘说办事场所台阶高，进门不方便。我还特意叮嘱，施工时要保护好古榆树，别伤着树根。

如今，街坊们的愿望逐一实现。文化馆、图书馆、博物馆和美术馆提升改造，增加了无障碍设施。我每天去文化馆参加乐器培训、下象棋，城里的广场和公园还添了环形健身步道、健身器材和书屋，锻炼累了，能坐下来看看书。

老街改造还有一件要紧事——不能丢掉烟火气。古树遮阴，老铺子开了几十年，都是老住户一辈辈传下来的记忆。改造要改，但不能推倒重来。古榆树保住了，“夏羊故居”留下了，老街方便了，也留下了乡愁。

(本报记者 宋朝军采访整理)

守着自强巷，小店展新颜

■ 温丽华 宁夏银川 饭店店主



▲ 温丽华。本报记者 焦思雨摄

我老家在黑龙江牡丹江，我们家几代人都做烤肉生意。早年，爷爷奶奶从东北来到宁夏支援建设，把家安在这里。2003年，我来到银川投奔他们，在自强巷开了这家东北石板烤肉店。店面不大，却撑起了我们一家人的日子。

刚来时，自强巷大多是火锅店、家常菜馆，很少有人知道东北石板烤肉。本地人隔着玻璃窗，好奇地看烤盘升起烟火；蒜片、青椒、生菜包肉的做法，起初大家也不习惯。不少食客劝我去掉酱料里的糖味，改成本地口味。我不想丢了老家的味道，只微调配方，适当加重本地人喜欢的辣，守住东北烤肉原本的风味。创业起步很难，哪怕遇到客人只点三个蒸饺，我也认真现蒸，就盼一口味道能留住人。终于，生意慢慢稳了下来。

早年的自强巷很安静，傍晚六七点街上就没什么人，更别提游客。巷子里的店铺开了又关，换了一茬又一茬。我家虽然搬过一次位置，却始终没离开这条街。

后来，自强巷启动城市更新改造。街巷格局和老建筑风貌保留着，环境却焕然一新：街巷更整洁有序，墙面添了涂鸦壁画，吸引一拨拨游客打卡；许多年轻人开的文创小店也冒了出来，不再清一色是传统饭馆。随着网络传播，自强巷渐渐成了市民游客爱逛的地方，旅游旺季人流不断，入夜依然热闹。

老街换新颜，我们也跟着沾了光。我把店面提档升级，翻新外立面、完善排烟、调整菜品、重新布置座位，让店里更亮堂舒坦。巷子人气旺了，晚上客流明显增多，翻台率也高了。

二十多年了，这条巷子托着我的小店，我也守着这条老街。好多食客小时候跟着爸妈来吃烤肉，长大后又领着孩子过来；不少客人常来常往，处得跟老朋友一样。有人劝我开分店、加大营销力度，我一直没动心。我不想为了流量糊弄食材，只想踏踏实实把店做好，守着自强巷，争取将来做成一家“百年老店”。

(本报记者 焦思雨采访整理)

老街有书香，寻味旧时光

■ 沈新迪 湖南常德 书店店主



▲ 沈新迪。康乔摄

年少时我就喜欢读书，有了零花钱，常常去供销社买书看。2000年前后，我走上街头摆摊售卖旧书，从此与旧书经营结缘。

2024年5月，我把经营多年的旧书店迁到常德河街仁智桥广场。河街是常德的文旅街区，依托本土历史原貌复建，片区前身又是老牌古玩聚集地，仁智桥地名也依托本土史料复原定名。小店坐落在广场一隅，避开闹市喧嚣，在市井繁华间独得一份安静，正合我的心意。当时整条河街还没有专营旧书的门店，我的小店也填补了街区书香业态的空白。

入驻河街后，借着线下客流和短视频传播，各地书友陆续登门。有的沉浸于行文字句，有的考究古籍版本、书籍品相，更多游人翻阅旧籍，追忆过往。每逢寒暑假，不少外地青年和高校学生专程来淘书，《平凡的世界》《湘行散记》《活着》等经典读物很受欢迎。平日里，来客围坐闲谈，我也会和书友聊作家生平、文坛轶事。每一位读者的到来，都让泛黄旧书有了新的生命。

闹市街巷里的小书铺，也留下不少温情故事。几名山东学生来常德研学旅游，进店选中心仪的旧书，却不便随身携带。我把书整理打包，替他们邮寄，让书香跨越地域抵达读者手中。

扎根河街以来，本地老街坊老孟成了常客。他自幼生长在老河街，亲历旧时的街巷风貌和市井百态。闲暇时，他常来店里坐坐。我们翻看地方史籍、老旧画册，追忆老河街的风土人情：他口述街巷轶事，我用典籍史料佐证溯源，一叙一证之间，拼凑出不少快要消散的老街记忆。

如今，来河街的游客不再只是观光打卡、品尝美食，越来越多人走进旧书铺，触摸旧书、品读故事。书香融入老街烟火，也为街区添了一份文化味。经营旧书铺既是我的生计，也是安放心绪的地方。往后，我仍会守着这间书屋，让来往游人在老街邂逅旧日文脉，感受文字的温度和力量。

(本报记者 杨迅采访整理)

执设计之笔，续岛城旧韵

■ 刘恺 山东青岛 设计师



▲ 刘恺

红瓦绿树的城市风景、温情松弛的街巷氛围、向海而生的滨海文化……我是土生土长的青岛人，从小在老城区莱阳路长大，去汇泉湾海水浴场洗海澡，和朋友在金口一路赏花，到中山路买生活用品，这些都刻进了生活里。过去，青岛老街区宽敞松弛，邻里走动多，烟火气很足。这样的环境，也让我早早喜欢上绘画和城市美学。

2004年，我在上海读完大学后留在那里发展，创办工作室，长期从事城市规划、建筑、室内、品牌和产品设计。2022年，我回到青岛，和不少本地年轻人交流，发现一个现实问题：城市发展很快，高楼、商圈越来越多，但本土文化在慢慢被稀释。很多年轻人日常往返小区、公司、商圈，很少走进青岛真正的城市人文生活，对老建筑、海洋文化、本土风物很陌生。

我是从青岛走出去的设计师，应该回来做点实事，把城市记忆梳理出来、传承下去。确定方向后，我用一年时间调研、打磨内容，不做流水线、模板化的网红文创。为了保证内容贴合本土，我们走访青岛海洋专家，联合青岛农业大学专家梳理本土植物，还运用3D建模技术，对青岛120多座老建筑进行数字化测绘、收录与重构，搭建青岛城市文化素材库。

百年前，中山路曾是青岛重要的商业街。红塔大楼是始建于1903—1904年的相宜洋行的旧址，承载着城市记忆。2023年8月，我创立“青岛计划”，第一家店在莱阳路，后来入驻红塔大楼，推出城市、海洋、建筑、海物等系列文创产品。

店铺进驻这座百年老建筑后，我们坚持修旧如故，保留原始风貌和历史肌理，同时融入中山路在地文化展示，让老建筑成为可体验、可感知、可传播的城市文化窗口。经过三年运营，“青岛计划”吸引不少年轻人自发传播、到店打卡，老街有了新的文化体验。未来，我会继续挖掘青岛本土资源，推出更多原创文创产品和城市文化活动，用设计讲好青岛故事。

(本报记者 王者采访整理)

接棒老茶厂，茶香飘更远

■ 吴俊飞 浙江丽水 茶店店主



▲ 吴俊飞

茶叶，是刻在我骨子里的记忆。二十多年前，父亲在外学会种茶、制茶手艺，回到山村，靠一片小小的茶叶撑起我们家，也带着乡亲们闯出一条脱贫致富路。奶奶背着我穿梭茶山采茶的身影、炒茶车间此起彼伏的机器轰鸣、深夜茶厂里父亲烘干茶叶时亮起的灯火，这些带着茶香的片段，铺满了我的童年。

我今年24岁，大学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到家乡，在老家丽水市庆元县的孔庙老街区的茶街上接过父亲的接力棒，经营一家荒野茶店。身边不少同学很不理解，但我清楚，父亲那一代人完成了茶产业“从无到有”的开拓，如今茶产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口，这份责任，该由我接过来。

我大学的专业是产品设计，回乡后想把专业用在茶叶品牌打造上。我设计宣传册、明信片，讲述庆元荒野茶散落在山林之间、与林木共生的独特野韵；还把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廊桥——如龙桥的纹样画进茶叶包装，让包装轻巧便携。这款荒野茶，成功入选了2025年浙江特色伴手礼。

好看的包装只是外衣，制茶手艺才是内核。跟着父亲学茶，我才明白，只依靠机器远远不够，制茶要沉下心感悟。在这个凡事求快的时代，父亲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教会我，好茶带着手工独有的温度与灵魂。

接棒不是原地守业，传承更要开拓新路。去年8月，我带着家乡的荒野茶坐8个小时高铁奔赴香港参展。面对各地客商，我把庆元的山水与茶的故事讲给他们听。那次参展，我们拿下浙江山区海岛县好茶金奖。

父辈靠茶叶带着乡亲们脱了贫。我们这一代人要接着往前走，让这片山野里的“金叶子”真正变成致富路上稳稳的“金饭碗”。现在，我的工作室里聚集了十多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，大家一起钻研制茶技艺。接下来，我打算翻修父亲最早的老茶厂，改造成茶文化馆，拓宽线上销售渠道，让庆元茶香飘向更远的地方。

(本报记者 刘军国采访整理)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，均为受访者提供